

下世纪的公民们

康克清题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



7.5
0

下世纪的公民们
Xiashiji De Gongminmen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字数165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7 插页3

1989年9月北京第1版 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-2,180

ISBN 7-02-000826-7/I·827 定价 2.95 元



作者像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能使孩子、家长和教师都感兴趣并得到教益的长篇小说。

家长谁不望子成龙？教师谁不愿弟子成为祖国四化建设的中坚？孩子之中又有谁不愿自己很有出息呢？可为什么有人能如愿以偿，有人却不能？本书里就藏有这方面的奥秘。

书中写了一群性格鲜明的小学生，主角是一龙一虎一只猴儿，他们聪明绝顶，淘得离奇，环绕怎样培养这些下个世纪的公民们，家长和教师都各显神通，于是生出一幕幕生动吸引人的戏，不时令人捧腹大笑，笑后会引起深思，受到启迪。

责任编辑：周达宝 杨植材

目 次

一	一声叹息，招来一场责难·····	1
二	纵龙入海放虎归山·····	12
三	向市长抗议·····	28
四	开学第一天·····	37
五	一打二拉三吓唬·····	66
六	大龙摘去“一道杠”·····	85
七	乱上添乱·····	100
八	杨老师卖菜·····	111
九	捅“国际”漏子·····	123
十	龙虎猴大闹天坛·····	145
十一	考试前的风波·····	164
十二	祸不单行·····	189
十三	没法结尾·····	205

一 一声叹息，招来一场责难

在这个大城市里，胡同多如牛毛。

瓜子胡同，就是个不起眼的小胡同。

在这个不起眼的小胡同里，有个招人注目的孩子。他叫唐大龙。别看他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，却牵动着瓜子胡同家家户户的神经。这一点不夸大，他是胡同里孩子们的领袖，他一招手，几十个孩子便围在他身边，他能把几十个孩子支使得溜儿转。每句话都是命令，每个眼神每个动作，都是“最高指示”。

说起来，这年头真有点“邪门儿”。在每个家庭里，孩子成了“家长”。家长呢，成了孩子们的“奴隶”。

唐大龙指挥着每家每户的“家长”，这些家长，又指挥着他们的爸爸妈妈。所以，唐大龙实际上成了瓜子胡同的“公共家长”。

对于唐大龙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儿。

有的说：“这孩子，长大了准有出息，是个当领导的材料，是个将材。”

也有的说：“这孩子，兴许有大出息。弄不好，兴许闯大祸招大灾出大乱子。”

不管怎么说，大家都认定大龙聪明过人，淘气也过人。他干出来的那些事，让人哭不得笑不得急不得恼不得。

只有段奶奶，认定大龙大了以后注定有大出息。

她有她的理论，她说：“大龙这孩子，属大龙的，又是二月二

龙抬头那天生的。生他的那会儿，阴着天下着雨，你说，怎么那么巧？天上就响起一声雷，雷声一过，他‘哇哇’地落地了。”

人们说那是封建，可谁肯跟一个上了岁数的人去较准真呢！

大龙也有他怕的人，那就是他爸爸。他跟他爸爸之间，总有摩擦。

这不，假期就要结束了，开学的日子一天天地临近了，随着开学的日子一天天地接近，唐大龙隐约地觉察到，他和他爸爸的关系在“升级”。

爸爸跟儿子的关系，甭管怎么升级，爸爸总是爸爸，儿子总是儿子，就是儿子成了白胡子老头，也不能跟爸爸称兄道弟，这既是自然法则也是社会法则，象“ $1 + 1 = 2$ ”似的铁板钉钉儿。

大龙和他爸爸之间的关系就有些微妙了，这种微妙，大龙觉得出，但说不清楚，因为他终究才十一岁。

他万万没料到，他只叹了一口气，就象个火星儿，把爸爸那一肚子“黄色炸药”给点燃了，爆炸了……

星期六的傍晚，一缕阳光从西房的屋脊上倾斜照射下来，照在东厢房的玻璃上，玻璃上象燃烧着一团火。

屋内，唐大龙坐在沙发上，他的两道眉毛紧紧皱着，嘴唇紧抿着，两个又黑又亮的眼珠一动不动，眼皮一眨不眨。他正在发愁呢！

十一岁的男孩子，正是“人嫌狗不待见”的年龄，懂的什么叫“愁”？什么叫“烦”？在成年人看来，他们睁开眼就知道玩，玩饿了就知道吃，吃饱了喝足了就知道睡。睡起来象条“死狗”，甚至在睡觉中还不老实，不是动拳头踢腿就是笑出了声。

现在，瞧着大龙发愁的呆相，只会招人笑。这回，大龙真的在发愁，因为他自己以为碰上了能让任何人都发愁的大事情。

他站起身，走到写字台前，跪在椅子上，身子趴在写字台上，一只手翻动着日历，另一只手掐动着手指头，嘴里小声嘟哝着：“一、二、三……哎呀，还有五天才开学呢！唉——”

他就这样叹了一口气，只叹了这么一口气。

这“唉”声还没叹到头，背后传来爸爸严厉的斥责声：“叹什么气！？”

大龙吓了一跳，忙回头一看，爸爸站在他身后沉着脸，两眼正盯着自己。大龙忙从椅子上跳了下来，看了爸爸一眼，牙咬着嘴唇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。

爸爸刚刚淋浴过，头发湿漉漉的，顺头发往下滴着水珠儿。他穿着圆领背心，大裤衩子，拖着拖鞋，一手拿着毛巾擦着脸，一手摇着大蒲扇，不停地拍打着大腿。

爸爸不等大龙说话，又接着说：“我就知道，一开学你就脑浆子疼，盼着一辈子不开学，整天玩才开心呢！”

“不是的……”大龙不服气地说，话没说完，妈妈从里屋走了出来。

“这一假期，一睁眼就不着家，都玩疯了，心都玩野了。”她回头对大龙的爸爸说：“开学他就六年级了，你打听打听，他们六年级的班主任是谁？这孩子，非得找个厉害老师好好地治治他不可！”

大龙看了妈妈一眼。

“你甭瞪我！你就象那和尚的木鱼，一会儿不敲打都不行！”妈妈说。

大龙噘了噘嘴，低下了头。可他一百个不服气。凭什么要“治”我？哼！厉害老师？他敢治我我就敢给他来个底朝天！

爸爸往沙发上一坐，身子往沙发上一靠，说：“过来，走过来！”

大龙知道，这是爸爸要“训”他的前兆，爸爸的“报告”就要开始了。

他往爸爸跟前一站，一条腿直立着，一条腿弯曲着，身子往旁边一斜，全身拧了三道弯儿。这是大龙作好长时间挨“训”的准备。这么站着省劲儿，熬得时间长一点儿。爸爸觉得这是儿子表示“抗议”的不驯服的姿式，所以一看他这样儿，就先生一肚子气。

“你这是什么样子？就这样跟家长说话吗？你们老师就这样教你立正的吗？”

大龙忙换了个立正的姿式。

“膝关节要直，两臂自然下垂，手放在两侧……”

大龙穿着裤衩背心，每一个关节都能看得清清楚楚；他一边按爸爸说的“要领”站好，一边不服气地想：哼！在外边没资格作报告，跑回家里过瘾来了，也就是在我跟前耍耍派头，在别人跟前，您敢吗！……

大龙到过爸爸的单位，亲眼见过爸爸别说对领导，就是对一般人也和气极了。逢人说话先是点头哈腰。自己要吸烟，拿出烟来总要先挨个地让一遍。在胡同里，见到岁数大的，总先捏闸下车，大爷大妈地称呼着，不笑不说话。街坊邻居哪个不夸大龙的爸爸脾气好？回到家里，对女儿小娟也是百依百顺，对大龙的妈妈呢，说话总是慢声细语的。唯独见了大龙，价码就高了，身子挺直了，头也仰起来了，脸也拉长了。大龙一直不明白，爸爸为什么总要在儿子跟前耍派头。

爸爸见大龙磨磨蹭蹭地站好了，手里的蒲扇不紧不慢地摇着，咳嗽了一声。

爸爸一咳嗽，妹妹小娟忙端过一杯茶来，说：“爸爸，您喝！”

爸爸接过茶杯，微笑着看了女儿一眼。小娟趁势坐在爸爸身边。爸爸把茶杯放在茶几上，一只手摇着蒲扇，一只手搂着女儿。

大龙瞪了妹妹一眼，心里暗自想着：小马屁精，一点空隙也不放过！你端来一杯水，爸爸的“报告”还有完吗？

“爸爸，他瞪我。”小娟摇着爸爸的胳膊说。

爸爸看了大龙一眼，大龙已低下头。

“爸爸，他骂我。”小娟又说。

爸爸看看大龙又看看小娟，奇怪地说：“我怎么没有听见？”

“他嘴唇在动，心里在骂我。”小娟说。

大龙心里想，这个鬼机灵，难道她钻到我心里去啦？“我没骂！”他嘟囔着。

爸爸根本不理睬大龙的话，摸着小娟的头，说：“我批评他。”

小娟撒娇地偎在爸爸的怀里。大龙不满地又瞪了妹妹一眼。

“你瞪什么眼？”爸爸看见了，训斥了一句。然后左手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茶，右手摇着蒲扇。“你说，刚才你为什么一看日历就叹气？”

看来，爸爸要在叹气上作文章了。

大龙心里象一块石头落了地。他说：“我一看日历，五天以后才开学呢！……”

“哼！是不是不愿开学？”

“不是。我盼着开学，巴不得明天开学才好呢！”大龙说。

“说谎！”爸爸的大蒲扇“啪”地拍了一下大腿，“你心里想的什么，难道我不清楚？”

大龙的爸爸原是小学教师，后来调到区教研室工作，专门研

究儿童心理学的。他总觉得自己象个透视机，能把儿童的内心活动照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他看准了，大龙之所以叹息，就是怕开学，所以要抓住这个“突破口”，好好地教训一下儿子，开学以后，就六年级了呀！

大龙不满地看了爸爸一眼：“就是盼着开学嘛！”

爸爸矜持地坐着，胸有成竹地看着大龙：

“你说说，是什么动机促使你去翻动日历的？翻日历时你想到了些什么？”

“我说出来您也不相信。”大龙仰着脸说。

“只要你说得合情入理，我怎么能不信呢？”爸爸一副十分自信的样子。

大龙咽了口唾沫说：“我盼着快点开学，才去翻日历的……”他偷偷地瞄了爸爸一眼，见爸爸皱了皱眉头，不过，没打断他的话。

大龙又接着说：“我自己也纳闷儿，没放假的时候，我天天盼着放假，现在放假了，我又想学校，想同学想老师，现在就是想起挨老师的批评来，也觉得怪有意思的……”

妈妈用围裙擦着手走了进来，她听到大龙的最后一句话，就说：“天生的贱骨头，怎么不想想得到老师表扬的时候？”

大龙看了爸爸和妹妹一眼，小娟仍美滋滋地偎在爸爸怀里，便有些不平地说：“大人们都喜欢女孩子，老师就知道表扬女生。”

妈妈说：“那是人家招人喜欢。”

大龙的爸爸冲爱人摆了摆手：“让他把刚才的话说完。”

大龙继续说：“我翻开日历一看，还有五天才开学呢。我当时就想，等我长大当了校长，先把寒暑假给取消了……”

“什么？什么？”爸爸没料到大龙会蹦出这么一句话来，又意

外又吃惊。他本来以为大龙会承认“怕开学、盼着别开学”一类的话。

大龙接着说：“我当了校长，就把寒暑假取消了，让学生学一个月的功课，觉得学累了学烦了就放一个星期的假，学生玩乏了玩腻了又盼着开学了，再上一个月的课，这样……”

“你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呀？”爸爸打断了他的话。

大龙说：“我真是这么想的。”

爸爸看着大龙一副认真的样子，又回答得这样流畅，不象是刚刚编出来的。奇怪，大龙的心理怎么跟研究儿童心理的人总不相符呢？可当爸爸的不愿承认自己没猜中儿子的想法，他咳嗽了一声，转了话题：

“你知道一开学意味着什么？”

大龙说：“意味着假期结束了。”

爸爸加重了语气，说：“开学以后，你就是六年级的学生了，你知道六年级的意义吗？”

大龙皱着眉头，心想，六年级就是六年级，它有什么意义？他见爸爸在看着自己，便“憋”起意义来。

他吭哧着说：“六年级，就是比五年级高一年级，还有，再过一年，就该上初中了。”

爸爸手中的蒲扇停止了摆动，看来，正式的“报告”就要开始了。

“你想到没有？六年级，是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十字路口，六年级学习好了，才有希望考上重点中学，只有进了重点中学，才有希望考上大学。现在，国家正搞四化，实现四化，首先要有先进的科学……”

大龙想，下边该讲和美国日本的差距了。

果然，爸爸先讲了日本……

大龙不服气地想着：差距，还不是你们这些大人造成的，你们却象逮住理似的，成了教训我们的根据。说得还这么理直气壮，好象这差距是我们造成的似的。这哪跟哪儿呀！

爸爸仍滔滔不绝地讲着，大龙想，瞧吧，说完国外，又要说革命前辈，说不定，得跟着爸爸沿着雪山草地兜一圈儿……

大龙猜的很准确，爸爸又喝了一口茶，接着说：“你们现在的学习条件多么好！这一切，都是革命前辈们流血牺牲换来的，想想当年红军……”

“红军长征”还没开始，妈妈在旁边不耐烦了，打断爸爸的话：“说这些废话干吗？”

大龙的爸爸立刻“卡壳”了，看着爱人。

大龙的妈妈说：“大龙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到哪儿都要文凭了。以后搞合同制，谁不拣着大学生要？你不好好念书，以后考不上大学，看你怎么办？书念到你肚子里去，是你的，谁也剝不走。学习为谁？为自个儿，明白吗？”

大龙说：“明白。”

“你明白了什么？”妈妈问。

大龙说：“听我爸爸说，我明白了学习是为祖国为四化；您这一说，我才明白学习原来是为我自个儿。”

爸爸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怎么能这么说呢？”

妈妈说：“以实求实呗！你说的那一套，早让人听腻了，不时兴了。”

爸爸舔了一下嘴唇，又对大龙换了个话题：“你的学习用具准备好了吗？”

小娟忙从爸爸的身边站了起来，跑到里屋，背着自己的新书

包，拿着铅笔盒，炫耀说：“爸爸，我都准备好了！”

小娟六岁了，一开学，就要入“育红班”。

爸爸抚摸着小娟的头，看着大龙：“你呢？”

大龙低着头，没有说话。

“你看你妹妹，你看你！”爸爸用蒲扇拍打着茶几说。

大龙说：“她是学前班的，刚入学，一个书包一个铅笔盒几根铅笔就行啦。我的书得等老师发，我的本儿得等老师提完要求才能买。”

爸爸立马不言声了。他被儿子抢白了几句，脸上有些不自在，但又驳不倒大龙的话。

妈妈在旁边说：“你有了理啦？供你吃供你喝，说你一句，你倒好，有一百句等着呢！这孩子，非得找个厉害老师好好管管。”

爸爸叹了口气，问儿子：“你的暑期作业写完了没有？拿来我看看。”

妈妈说：“仔细查查，错一道题就给他一巴掌！”

大龙看了妈妈一眼，心里暗想：只为叹了一口气，就溜溜站了一个多钟头，还错一道题给一巴掌，这叫什么事？这都是哪跟哪儿呀！

不过，他看着爸爸认真地检查着他的作业，心里也悬乎着，真怕一道错题换来一巴掌。爸爸打儿子，历来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没处说理去！

大龙正提着心，门“嘭”的一声被推开，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子闯进来，也不看屋里这阵势，大着嗓门喊：“大龙，玩去呀！”

大龙直冲他挤眼。

“怎么啦？出什么事啦？”他一边看一边仍大大咧咧地问。

这孩子是大龙手下的头号大将，是大龙同班的同学，他原名

叫二虎，因为胆大总爱闯祸，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祸。越是冒险的事儿他越感兴趣，捅漏子的事总是一马当先，从来顾头不顾腚，淘起气来象吃蜜一样。大龙的“意图”多是通过他来实现的。

二祸长得胖胖墩墩的，留着刷子似的小平头，圆脸盘，一双小眼睛，牙总咬着下嘴唇，手总攥紧拳头，象是随时准备上“战场”。他打起架来不要命，破了脑袋也往前冲。不过，对好朋友一点不含糊，说一不二。

他的脾气象他爸爸。他爸爸是火车站搬运工，很喜欢他，喜欢的时候要什么给什么，要是生起气来，摸着什么是什么，没屁股没脑袋，一顿乱打乱捶。但是，不管怎么打，二祸很少告饶服软。在爸爸的“示范”下，二祸打起人来特别狠。他特别听大龙的，所以给大龙长了不少威风。

二祸常伸着巴掌让别人看：“瞅见没有？我这是断掌纹，一巴掌能把人打死。”吓得别人咋舌头。为了显示他的断掌纹，他曾经一巴掌打在电线杆子上，尽管钻心地疼，却装作没事人似的，说：“怎么样？你瞧，电线都晃动了。”

平时走路，他总是学着电影里那些“坏人”的样子，端着肩晃着膀子，一百个不含糊的样子。他和大龙是同班同学，这一龙一虎还有个猴儿，没少给老师找麻烦。

这会儿，他傻傻呵呵地手一叉腰，还一个劲地问：“大龙，怎么回事？谁招你啦？告诉我！”

大龙的妈妈走过来，站在二祸跟前问：“告诉你？告诉你你敢怎么样？”

二祸一听，这话里有话，手抓搔着头发，两眼呆呆地看着大龙的妈妈：“共……共产党有规定，不许打人骂人！”二祸当是大

龙挨了妈妈的打。

大龙的妈妈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：“不许打人骂人？你爸爸打你不打？”

二祸咽了口唾沫，转身就往外走，一边走一边不服气地喊着：“打人犯法！……”

大龙的妈妈被二祸这个愣头青又逗笑了，说：“犯法？有法院呢，你告去呀！”

大龙也忍不住扑哧笑了。

他一笑，爸爸的脸色又绷了起来，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大龙忙用手捂住嘴。

爸爸说：“你要知道，‘玉不琢，不成器’。”

大龙心想，好家伙，原来您在“琢”我呀！那就琢吧，谁让我是儿子呢？……

二 纵龙入海放虎归山

吃完晚饭，爸爸就坐在里屋的写字台前，一页一页地查看着大龙的作业，那副认真劲儿，跟学中央文件一样。

大龙一边看电视，一边回头看看爸爸。爸爸检查得格外认真细致，手里的香烟忘了吸，一根香烟变成了弯曲的烟灰柱儿他也没发觉。望着爸爸的背影，大龙心里升起一股异样的心情：虽说爸爸对自己很严厉，表面看来很厉害，兴许当爸爸的都这样爱儿子的。爱在厉害之中……

“爸爸，该睡觉了。”小娟喊着。

“你先睡吧，我给哥哥检查作业。”爸爸说。

“不嘛，您来拍我睡。”小娟撒着娇。

“好，我来拍你。”随着话音，爸爸拉灭了里屋的电灯。

“唉！”大龙悄悄叹了口气。“爸爸还是更爱小妹妹的，她说什么爸爸就听什么。哼！当爸爸的都偏心眼儿！”

俗话说，一儿一女一枝花。

大龙的爸爸好福气，他有一个儿子大龙，还有一个女儿小娟。按正常理，大龙和小娟都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。但是，几乎人们都这样认为：天底下的父母，爸爸往往偏爱女儿，妈妈往往偏爱儿子。

爸爸一见小娟，尤其是听她那奶声奶气的喊“爸爸”的声音，脸上象开了一朵花，嘴也闭不住地乐。这一乐，眼角的网纹更